



暮归(国画) 林永潮

孤独

羌南

有时候,人会莫名其妙地孤独
就像茫茫大海里一叶小舟
随波逐流 不知漂在何处
就像黑夜里的流星
划过长空,不知飞向何处
孤独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
就像心上 有人在用刻刀雕琢 孤独
是没人能懂的脚步
幽幽的萤火虫在夜空里飞舞
孤独是春天细雨的雨
穿不透的珠帘 似云似雾
孤独是秋天的大红
火红的背后 是对寒冷的控诉
不要以为自己坚强
就没有孤独 不要以为自己智慧
就不会孤独 贫穷和富有 位高和平凡
一样会有孤独 只是不同的内容
不同的程度 孤独就像孤独就像像风
孤独就像严寒孤独就像酷暑
时时刻刻 天天处处 都会和你相伴
人之所以孤独 是因为智慧情感丰富
没有思想才没有孤独
也许孤独是人体必需的维生素
就像新材料 不可缺少的稀土
孤独不可怕 都会有孤独
毕竟这个宇宙那么浩瀚
地球大自然那么奇妙丰富
孤独不过是一粒尘 一丝风
人生偶经的一条小路 走出小路
大千世界色彩烂漫 不尽坦途

博古斋

羊殖律已成贤

陈永坤

赵缺是春秋末年晋国的卿。有一次问他们的部下成博:羊殖这个人是不是贤能?成博回答说:我不知道,因为他已转变过好几次了。他十五岁很拘谨,又不掩饰自己的过失;二十岁变得很热情,又能见义勇为;三十岁做了晋国的中牟尉,变得很勇敢,又能以仁爱待人;五十岁做了镇守边城的大将,使得与政府疏远的边疆人民由于他的感召重新靠拢了政府。现在已经五年没见他了,恐怕又有新的转变,所以知道了。赵缺听了不由称赞道:这真是贤人啊,他每一次转变,都提高了一步。

新书架

《中国的强国战略》

李焯

作者是位日本研究员,多年外派中国。他以一个日本人的视角,关注中国的发展。本书力图通过分析中国国内的观点以及现阶段已明确的中国政府的战略,以此探究中国强国战略实现的可能。中国的强大,让日本对自身在亚洲的存在产生担忧。在本书中,不难看出日本对中国“强国”的警惕,这似乎是日本岛国本身的特性:与生俱来的危机感。
中国在经济、产业、军事、外交等各领域都制定了以“强国”为理念的国家战略,并全面实施。中国媒体也充斥着诸如“能源资源战略”、“人才教育战略”等冠之以“战略”的信息。
本书认为中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仍然面临诸多风险,比如: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导致地区和个体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能源供给不足和环境污染造成经济和社会混乱,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周边地区的动荡和国际局势不安等。如果这些处理不当,那么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将难以实现,中国的强国梦想也就随之化为泡影。然而,一旦中国能够顺利地解决本书中提到的诸问题,那么中国则将在走向“准超级大国”乃至“超级大国”的道路上畅通无阻。这将给日本乃至世界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散文

麦秸垛

柴清玉

怕风霜雨雪,而且美观好看,就像一件艺术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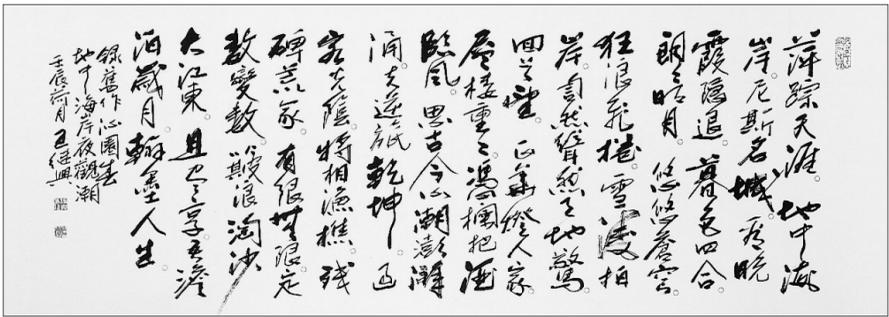
麦收的季节,是农人们忙碌的季节,要割麦、打场、入仓、搭麦秸垛,还要忙着种秋,经常是天刚蒙蒙亮就开始劳作,满天星斗时还回不了家。孩子们就轻松多了,除了白天捡拾麦穗,帮大人做一些轻活儿外,吃过晚饭就是自由天地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聚集在麦场上,玩起骑马打仗和捉迷藏的游戏。捉迷藏女孩子可以参加,而骑马打仗就是男孩子的游戏了。身强力壮的当“将军”,搏击起来是很激烈的,谁先摔下马来,谁就输了,就是“败将”。因为麦场上到处是厚厚的麦秸,摔下来不会摔伤,所以这时是玩骑马打仗游戏最好的季节。麦秸垛一个个地立起来,单调的乡村显得有了生机,孩子们也有了活动的场所。麻雀们会在麦秸垛找空隙做窝,不讨人喜欢的乌鸦也会不知趣地落在上面叫几声。随着夏去秋来,麦秸垛的颜色慢慢褪去,张力和光鲜,变得平实暗淡。这时候,我和小伙伴们会摘一些尚未成熟的柿子,深深地塞进麦秸垛里,然后把外面整理得跟没人动过的一样,过几天柿子就会软了,也不涩了,可以享受一次美味了。有时自己也没找到放柿子的位置了,有时尽管伪装得很好,还是被别的小伙伴发现提前取走了,自己白白忙活了一次,心中会有几分沮丧。

麦秸垛上的麦秸,是不能直接拿去喂牲口的,需要用铡刀铡碎。铡麦秸是个力气活,一般是男人来干,女同志是干往铡刀下喂送麦秸的活儿。铡刀有一米多长,寒光闪

闪,麦秸喂送到铡槽上后执柄人紧握铡刀的把柄,猛力往下一按,咔嚓一声,麦秸就被一段一段地铡断了。将麦秸铡得越短,牲口越喜欢吃,也证明铡麦秸的人技术越高。同时铡麦秸还会有意外的收获。在铡麦秸的过程中,麦秸在打场时未彻底脱净的麦粒就会掉落下来,虽然数量十分有限,但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很难得了。

我的父亲在饲养室喂牲口,我经常跟着父亲在饲养室睡觉。那时候没有电视,也很难看到报纸,生产队的饲养室就是村里的新闻发布中心。尤其是冬天饲养室暖和,如果再点上一堆火,烤上几块红薯,更是香气诱人。乡邻们吃过晚饭就会往饲养室里聚,边烤火取暖边聊天。发布的内容十分广泛,古今中外,家长里短,哪家的姑娘小伙好了等等,什么内容都可能涉及。说者滔滔不绝一本正经,听得有鼻子有眼,听者聚精会神,不时随声附和着,说到精彩处,大家会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甚尔开怀大笑。而牛、马们会不停地吞食着麦秸,那是它们最重要的口粮。有时候父亲在麦秸中拌上一些麦麸、谷糠之类,它们会吃得更有滋味。大人们说的那些话,我并不全懂,但却没有睡意,一直到夜深人走了,我才会去在麦秸的馨香中进入梦乡。

冬去春来,麦秸垛也越用越小,直到新年麦收,麦场上才会重新竖立起麦秸垛的风景。如今,农村实现了机械化,无需再饲养牛、马来干农活,农民对麦秸也往往在田间一烧了事,村头没有了麦场,也没了麦秸垛。但是,麦秸垛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王继兴 书法

随笔

男人显老

王太生

贾平凹说他的秃顶“不属于空前,也不属于绝后,是中间秃,秃到如一块溜冰场了,四周的头发像一圈铁丝网”,并自嘲秃顶有十大好处:省却洗理费,没小辫可抓,能知冷知晒,像佛陀一样慈悲为怀、怒而不发冲冠等。

先老的瓜,先老。年少时,我看到一个男人,是个跳舞的,擅长跳“白毛女”中的大春,有次开会,众人无趣,就哄他跳舞,他微笑着,便不推辞,收腹挺胸,旋转腾挪。有二十多年不见了,前几天,在大街上远远地望到他,头发发了,眼袋下垂了,无当年风采英姿——帅哥已老。

男人显老,并不代表他肩背太沉的包袱,饱含沧桑思想。或者说,工作很忙,日理万机。有时候,那几行早生的,爱因斯坦式抬头纹,虽是不好习惯所致,倒是凸显男人的成熟魅力。

生活中有这样的男人,大块头、面相硕大的粗夯汉,总是看上去与实际年龄沉稳成熟许多;小巧的白

脸,总能讨巧,讨得与其实际年龄不相符合的机巧。前者很吃亏,后者占得不少便宜。

由此得出这样的经验:一张男人的“脸”也很重要。它就像一只生机盎然,条纹四裂的南瓜,生长充沛的“四方脸”与生得精致的“小脸”,同样的光阴消逝,同样的水土流失,大的干瘪百孔,小的不容易察觉。我有个写诗的朋友,36岁才结婚。诗人质地的纯真和幼稚,加上他经年笑容可掬,让面不显老,找了个比他小12岁的女友,婚后老婆才发现,她的男人,竟比自己大了整整一轮,为时已晚。

先老的瓜,先老。有些男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成熟许多,那不是老,是他面相上的成熟与敦厚。这样的人,30岁是什么样子,40岁还是什么样子。先老的男人,老到一定的程度,就停止了老。

看一个男人老与不老,不能仅凭几缕白发和几道皱纹,关键要看他是否还日色清纯,有无浑浊。

文史杂谈

我国古代成文法典

夏吟

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把原来的《秦律》重新补充和修订,颁行全国。从考古发掘出的《秦律》竹简来看,秦代的法律条文和治狱案例等规定都很详尽,囊括秦代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地主阶级的建立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
汉代初期,丞相萧何参照《秦律》,又制律九篇,称为《九章律》。汉以后,每个朝代都参照过去已有的法典,制定本朝代的法典。

“我要休息了。”
“好吧,有时间我再回来。”说完,韦民轻轻地从外面把门反锁上。
回来。这句话他说得多好,还是你的家?你想回来就能回来吗,是你自己走的,回来就那么容易,冰倩这么想着,冷笑着躺在床上。
周末,儿子一进门就高兴地问杨冰倩:“妈妈,我爸给我从香港带的东西呢?”
“哦,那个包,你自己去看吧。”冰倩这才想起前几天韦民夜半送来的包,踢在角落里的,原来是香港的东西。

韦民好像知道儿子什么时候到家一样,在这时也已开门进来了,进门就问:“儿子,喜欢那些东西吗?”
“这都是女人的衣服,化妆品还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是给你妈妈买的,出差香港一趟不容易,难道只给你自己买东西啊,你这个臭小子也太自私了吧?快,给你妈妈看看。”

儿子就大叫着妈妈你过来,有你的好多东西呢,冰倩不理,也不想去看。这时儿子拿过来一个东西,兴奋地说:“妈妈,数码相机,你不是也很喜欢照相吗,一直说买也不舍得买。”
冰倩接过相机盒子,原来是“索尼”牌的数码相机,她抽出说明书看,韦民说:

“今天咱们就在家吃吧,我来做饭。”
冰倩这才看到韦民手里提着很多菜,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敌视他,韦民去了厨房,冰倩看看他送来的东西,干脆躺到床上看相机的说明书。
三人一起坐下来吃晚饭,韦民拿出冰倩喜欢喝的红酒,为她倒上,并去酒柜找出白酒,给自己倒了一大杯,也不碰杯,各喝各的。儿子想下楼去试试相机,快速吃了饭提出要出去一两个小时,冰倩要他不超过十一点一定要回家来。儿子高兴地做了保证,在冰倩默许下跑走了。

(二)
儿子走了,杨冰倩看了看韦民,意思是问他走不走,韦民明白,却动也不动,欲言又止犹豫了一会儿还是鼓了鼓勇气问:“你们怎么样?”
冰倩白了他一眼,想问他是来笑话她,可是转念一想,可能他不知道那事,就低头看报纸不理他。
“什么时候搬家?”
“怎么了,等着要房子啊?”
“哪里啊,房子永远是你们儿子的,我怎么可能要。”

冰倩越越想越多,眼泪掉了下来,韦民见了忙抽出纸巾递去,以为冰倩又在生他的气,就补充说:“请你等我好吗?”顿了顿他又说:“那个人是比我文凭高,可是你了解他吗?”
“你可以走了。”杨冰倩擦去眼泪,猛一下高八度的下命令。
韦民本想进一步拉近两人关系,没想到冰倩这样回他,可能是自己这话不该说,又见冰倩冷漠起来,只得情不愿地站起身,犹豫了一会儿又说:“元旦时,出去放松一下吧,孩子上初中作业重,思想压力大,也让他过过照相瘾吧。”
冰倩没接话可否,韦民又说:“我找车来接你娘俩。”
元旦如期而至,韦民如约开了车来接他们,冰倩让他们爷俩去。韦民苦苦相求,儿子也死活要拉住他,冰倩只得委屈下楼梯。

冰倩看了看韦民,意思是问他走不走,韦民明白,却动也不动,欲言又止犹豫了一会儿还是鼓了鼓勇气问:“你们怎么样?”
冰倩白了他一眼,想问他是来笑话她,可是转念一想,可能他不知道那事,就低头看报纸不理他。
“什么时候搬家?”
“怎么了,等着要房子啊?”
“哪里啊,房子永远是你们儿子的,我怎么可能要。”

连载

“嗯,准确地说是喜欢这首歌,但在外面很少听到了。而且,你绝对想不到我第一次听到它时是什么时候。”

“看《吸血鬼猎人巴菲》?”我问。
“不可能又被你猜中,是不是我跟你提过?”他一脸不相信地反问我。
“当然没有,你怎么就没想到这个问题的重点呢?”
“什么重点?”
“我第一次听到它也是在《巴菲》的时候!”
“1997年你才多大?”他记得还真清楚,《巴菲》是1997年的美剧。
“我没追过首播,是大学时候才看的。”我笑他,“这个问题倒应该问你才对:1997年你都多大了,还看青春剧?”
“二十几岁看这剧不夸张吧?”
“噢,我明白了,所以莎拉·米歇尔·盖拉就是你们那个年代的老女神……”
“你不如干脆直说是我的。”他不予置可否。
“那到底是不是?你喜欢她那类型的?”
“其实——”他说了两个字,忽然停住了。门口的小风铃被碰撞出轻巧的脆响。

我坐在黎靖对面,背对着门。听到有客人,我转身站起来,只见门边站着男一女。男的比黎靖年龄小很多,女的是云清。他们俩手牵着手。

云清也看到了黎靖,微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这场面确实有点诡异,他们彼此显然都没预料到会在此时此地猝然碰面。但她都已经进来了,立刻转身出去似乎更奇怪。
我走上前去迎他们,顺便问需要什么书,我可以帮忙找。
“没事,不用麻烦。我只是路过,说不上来随便逛逛。”她的声音很轻很软。
“那请随便看看,需要叫我吗?”她还是轻声道谢,接着跟身边的年轻男人一起浏览书架。

我回头看看黎靖,他并没有再看她,只是在默默地喝茶。离婚后再见他,他们既没有视而不见,也未故意客套,而是表现得像不见就走的点头之交——与其形容成冷淡,倒不如说是茫然。
过去的已成历史,遗失的也将永存。而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唯有越来越厚的记忆和越来越薄的青春。

音响里,佩茜·克萊恩还在一遍又一遍地唱着那句歌词:“You walk by and I fall to pieces……”
这么应景的音乐响在耳边,黎靖

“那你什么意思?”冰倩这才抬起头正眼看他。
“冰倩,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儿子,对不起这个家。”
“有完没完?”冰倩不耐烦地这话,把报纸翻得“哗哗”响。
“人啊,这一生难免会走错路,可人生不是走路,走路可以回头,生活却不能!”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回头,儿子是我们的,求你别忙着接收那个人,好吗?”韦民声音很低,眼里噙满泪水几乎是哀求地说。

杨冰倩心里一热,想告诉他,自己和那人已经分了,可是她想,说了又有什么意思,岂不是在暗示韦民他有希望了吗,不,不能。但是见他这样,毕竟十来年夫妻了,没有感情还有这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是给你妈妈买的,出差香港一趟不容易,难道只给你自己买东西啊,你这个臭小子也太自私了吧?快,给你妈妈看看。”

冰倩越越想越多,眼泪掉了下来,韦民见了忙抽出纸巾递去,以为冰倩又在生他的气,就补充说:“请你等我好吗?”顿了顿他又说:“那个人是比我文凭高,可是你了解他吗?”
“你可以走了。”杨冰倩擦去眼泪,猛一下高八度的下命令。
韦民本想进一步拉近两人关系,没想到冰倩这样回他,可能是自己这话不该说,又见冰倩冷漠起来,只得情不愿地站起身,犹豫了一会儿又说:“元旦时,出去放松一下吧,孩子上初中作业重,思想压力大,也让他过过照相瘾吧。”
冰倩没接话可否,韦民又说:“我找车来接你娘俩。”
元旦如期而至,韦民如约开了车来接他们,冰倩让他们爷俩去。韦民苦苦相求,儿子也死活要拉住他,冰倩只得委屈下楼梯。

冰倩看了看韦民,意思是问他走不走,韦民明白,却动也不动,欲言又止犹豫了一会儿还是鼓了鼓勇气问:“你们怎么样?”
冰倩白了他一眼,想问他是来笑话她,可是转念一想,可能他不知道那事,就低头看报纸不理他。
“什么时候搬家?”
“怎么了,等着要房子啊?”
“哪里啊,房子永远是你们儿子的,我怎么可能要。”

冰倩越越想越多,眼泪掉了下来,韦民见了忙抽出纸巾递去,以为冰倩又在生他的气,就补充说:“请你等我好吗?”顿了顿他又说:“那个人是比我文凭高,可是你了解他吗?”
“你可以走了。”杨冰倩擦去眼泪,猛一下高八度的下命令。
韦民本想进一步拉近两人关系,没想到冰倩这样回他,可能是自己这话不该说,又见冰倩冷漠起来,只得情不愿地站起身,犹豫了一会儿又说:“元旦时,出去放松一下吧,孩子上初中作业重,思想压力大,也让他过过照相瘾吧。”
冰倩没接话可否,韦民又说:“我找车来接你娘俩。”
元旦如期而至,韦民如约开了车来接他们,冰倩让他们爷俩去。韦民苦苦相求,儿子也死活要拉住他,冰倩只得委屈下楼梯。

冰倩看了看韦民,意思是问他走不走,韦民明白,却动也不动,欲言又止犹豫了一会儿还是鼓了鼓勇气问:“你们怎么样?”
冰倩白了他一眼,想问他是来笑话她,可是转念一想,可能他不知道那事,就低头看报纸不理他。
“什么时候搬家?”
“怎么了,等着要房子啊?”
“哪里啊,房子永远是你们儿子的,我怎么可能要。”

冰倩越越想越多,眼泪掉了下来,韦民见了忙抽出纸巾递去,以为冰倩又在生他的气,就补充说:“请你等我好吗?”顿了顿他又说:“那个人是比我文凭高,可是你了解他吗?”
“你可以走了。”杨冰倩擦去眼泪,猛一下高八度的下命令。
韦民本想进一步拉近两人关系,没想到冰倩这样回他,可能是自己这话不该说,又见冰倩冷漠起来,只得情不愿地站起身,犹豫了一会儿又说:“元旦时,出去放松一下吧,孩子上初中作业重,思想压力大,也让他过过照相瘾吧。”
冰倩没接话可否,韦民又说:“我找车来接你娘俩。”
元旦如期而至,韦民如约开了车来接他们,冰倩让他们爷俩去。韦民苦苦相求,儿子也死活要拉住他,冰倩只得委屈下楼梯。

冰倩看了看韦民,意思是问他走不走,韦民明白,却动也不动,欲言又止犹豫了一会儿还是鼓了鼓勇气问:“你们怎么样?”
冰倩白了他一眼,想问他是来笑话她,可是转念一想,可能他不知道那事,就低头看报纸不理他。
“什么时候搬家?”
“怎么了,等着要房子啊?”
“哪里啊,房子永远是你们儿子的,我怎么可能要。”

冰倩越越想越多,眼泪掉了下来,韦民见了忙抽出纸巾递去,以为冰倩又在生他的气,就补充说:“请你等我好吗?”顿了顿他又说:“那个人是比我文凭高,可是你了解他吗?”
“你可以走了。”杨冰倩擦去眼泪,猛一下高八度的下命令。
韦民本想进一步拉近两人关系,没想到冰倩这样回他,可能是自己这话不该说,又见冰倩冷漠起来,只得情不愿地站起身,犹豫了一会儿又说:“元旦时,出去放松一下吧,孩子上初中作业重,思想压力大,也让他过过照相瘾吧。”
冰倩没接话可否,韦民又说:“我找车来接你娘俩。”
元旦如期而至,韦民如约开了车来接他们,冰倩让他们爷俩去。韦民苦苦相求,儿子也死活要拉住他,冰倩只得委屈下楼梯。

冰倩看了看韦民,意思是问他走不走,韦民明白,却动也不动,欲言又止犹豫了一会儿还是鼓了鼓勇气问:“你们怎么样?”
冰倩白了他一眼,想问他是来笑话她,可是转念一想,可能他不知道那事,就低头看报纸不理他。
“什么时候搬家?”
“怎么了,等着要房子啊?”
“哪里啊,房子永远是你们儿子的,我怎么可能要。”

冰倩越越想越多,眼泪掉了下来,韦民见了忙抽出纸巾递去,以为冰倩又在生他的气,就补充说:“请你等我好吗?”顿了顿他又说:“那个人是比我文凭高,可是你了解他吗?”
“你可以走了。”杨冰倩擦去眼泪,猛一下高八度的下命令。
韦民本想进一步拉近两人关系,没想到冰倩这样回他,可能是自己这话不该说,又见冰倩冷漠起来,只得情不愿地站起身,犹豫了一会儿又说:“元旦时,出去放松一下吧,孩子上初中作业重,思想压力大,也让他过过照相瘾吧。”
冰倩没接话可否,韦民又说:“我找车来接你娘俩。”
元旦如期而至,韦民如约开了车来接他们,冰倩让他们爷俩去。韦民苦苦相求,儿子也死活要拉住他,冰倩只得委屈下楼梯。

冰倩看了看韦民,意思是问他走不走,韦民明白,却动也不动,欲言又止犹豫了一会儿还是鼓了鼓勇气问:“你们怎么样?”
冰倩白了他一眼,想问他是来笑话她,可是转念一想,可能他不知道那事,就低头看报纸不理他。
“什么时候搬家?”
“怎么了,等着要房子啊?”
“哪里啊,房子永远是你们儿子的,我怎么可能要。”

冰倩越越想越多,眼泪掉了下来,韦民见了忙抽出纸巾递去,以为冰倩又在生他的气,就补充说:“请你等我好吗?”顿了顿他又说:“那个人是比我文凭高,可是你了解他吗?”
“你可以走了。”杨冰倩擦去眼泪,猛一下高八度的下命令。
韦民本想进一步拉近两人关系,没想到冰倩这样回他,可能是自己这话不该说,又见冰倩冷漠起来,只得情不愿地站起身,犹豫了一会儿又说:“元旦时,出去放松一下吧,孩子上初中作业重,思想压力大,也让他过过照相瘾吧。”
冰倩没接话可否,韦民又说:“我找车来接你娘俩。”
元旦如期而至,韦民如约开了车来接他们,冰倩让他们爷俩去。韦民苦苦相求,儿子也死活要拉住他,冰倩只得委屈下楼梯。

冰倩看了看韦民,意思是问他走不走,韦民明白,却动也不动,欲言又止犹豫了一会儿还是鼓了鼓勇气问:“你们怎么样?”
冰倩白了他一眼,想问他是来笑话她,可是转念一想,可能他不知道那事,就低头看报纸不理他。
“什么时候搬家?”
“怎么了,等着要房子啊?”
“哪里啊,房子永远是你们儿子的,我怎么可能要。”

冰倩越越想越多,眼泪掉了下来,韦民见了忙抽出纸巾递去,以为冰倩又在生他的气,就补充说:“请你等我好吗?”顿了顿他又说:“那个人是比我文凭高,可是你了解他吗?”
“你可以走了。”杨冰倩擦去眼泪,猛一下高八度的下命令。
韦民本想进一步拉近两人关系,没想到冰倩这样回他,可能是自己这话不该说,又见冰倩冷漠起来,只得情不愿地站起身,犹豫了一会儿又说:“元旦时,出去放松一下吧,孩子上初中作业重,思想压力大,也让他过过照相瘾吧。”
冰倩没接话可否,韦民又说:“我找车来接你娘俩。”
元旦如期而至,韦民如约开了车来接他们,冰倩让他们爷俩去。韦民苦苦相求,儿子也死活要拉住他,冰倩只得委屈下楼梯。

冰倩看了看韦民,意思是问他走不走,韦民明白,却动也不动,欲言又止犹豫了一会儿还是鼓了鼓勇气问:“你们怎么样?”
冰倩白了他一眼,想问他是来笑话她,可是转念一想,可能他不知道那事,就低头看报纸不理他。
“什么时候搬家?”
“怎么了,等着要房子啊?”
“哪里啊,房子永远是你们儿子的,我怎么可能要。”

冰倩越越想越多,眼泪掉了下来,韦民见了忙抽出纸巾递去,以为冰倩又在生他的气,就补充说:“请你等我好吗?”顿了顿他又说:“那个人是比我文凭高,可是你了解他吗?”
“你可以走了。”杨冰倩擦去眼泪,猛一下高八度的下命令。
韦民本想进一步拉近两人关系,没想到冰倩这样回他,可能是自己这话不该说,又见冰倩冷漠起来,只得情不愿地站起身,犹豫了一会儿又说:“元旦时,出去放松一下吧,孩子上初中作业重,思想压力大,也让他过过照相瘾吧。”
冰倩没接话可否,韦民又说:“我找车来接你娘俩。”
元旦如期而至,韦民如约开了车来接他们,冰倩让他们爷俩去。韦民苦苦相求,儿子也死活要拉住他,冰倩只得委屈下楼梯。